

李則芬著

元史新講
(三)

黎明文化事業公司

元史新講第二冊

第八章 世祖即位，內戰頻仍

第一節 世祖忽必烈即位經過

憲宗凶問至，繼續南征 憲宗八年戊午（一二五八），大舉伐宋，自將入蜀，企圖發自四川，沿江東下。皇弟忽必烈之征鄂，在時間上須配合四川蒙古軍的發展，故其行動遲緩一年。除先遣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楊惟中，副使郝經等，將歸德軍，先至江淮，宣布恩信外，忽必烈本人要到九年己未（一二五九）七月甲寅（十二日）始到汝南（即蔡州，今河南汝南縣）。又是在處停留了一個月，八月丙戌（十五日）始渡淮河，辛卯（二十日）入大勝關，辛丑（三十日）到達長江北岸。而在七月癸亥（二十一日）那天，憲宗即已駕崩於合州軍次了。

據「元史」郝經傳，世祖停留在汝南期間，「既聞凶訃」；然世祖本紀則說要到九月壬寅朔，親王穆哥（末哥，忽必烈之弟）自釣魚山所遣使者，始以凶問來告，且請北歸，以繫天下之望。」郝經之說雖嫌快了一點，仍有可能，二說不一定有衝突，因為蒙古驛道便捷，信息比使者先到，也是合

理的。

忽必烈不但在汝南初得音信時繼續前進，及得到親王穆哥的信，還是說：「吾奉命南來，豈可無功遽還？」乃繼續部署渡江，圍攻鄂州，並分兵掠其外圍州縣（參看十一章六節）。忽必烈爲什麼不肯回師呢？很值得探討。作者推測，他以前三朝往事爲例，料想帝崩之後，必由皇后攝政一個時期，然後召開大會，選舉新主，事情並不急。「元史」等所謂忽必烈以賢以長，皆應嗣位，這完全是漢人的說法，與蒙古習慣並不相符。忽必烈自己心裏有數，蒙古重武功，此時旭烈兀已滅哈里發，揚威西域，他自己必須破宋建功，以增大聲望。

鄂州久不下，而後方告急 不料事與願違，圍攻鄂州之後，宋軍四面來援。賈似道文人尙不足懼，最傷腦筋的是來自四川的呂文德。忽必烈遣大將霸突魯（木華黎之孫，世祖紀作拔突兒）等以舟師趣岳州，阻遏這一部宋軍，却被呂文德擊敗。呂文德遂順流而下，率部進入鄂州城，統領諸軍防守，城堅兵衆，無法猝拔（十一章六節）。就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後方的警報響了。

如上章所述，憲宗伐蜀時，以皇弟阿里不哥（拖雷第七子，忽必烈同母弟）留守和林。憲宗駕崩後，和林諸大臣如孛魯合、阿藍答兒、脫火思（亦作脫忽思）、脫里赤等，謀立阿里不哥。據「多桑蒙古史」說，主張立阿里不哥最力的，爲憲宗的皇后，與皇子阿速歹（亦作阿速台）、玉龍答失、昔里吉三人，及察合台的幾個孫子。依「元史」紀錄來看，則以阿藍答兒爲最力。阿藍答兒曾奉憲宗之命，會計京兆財賦，對忽必烈所用的人，鈎考刁難，鍛鍊羅織，無所不用其極，且幾乎中傷了忽必烈。

與憲宗的兄弟感情（「元史」世祖本紀及姚福、廉希憲、趙良弼等傳）。因此，阿藍答兒惟恐忽必烈嗣統大位，於己不利，故極力慫恿皇后、皇子及諸王大臣，擁立阿里不哥。

於是，阿藍答兒等準備先發制人，除命其黨劉太平密結六盤守將渾都海及四川的蒙古將領外，同時發兵漠北。又遣脫里赤至燕京行尚書省事，囊括中原財賦，並括兵漠南諸州。阿藍答兒自己乘傳調兵，甚至到了去開平僅百餘里之處。世祖察必皇后居開平，聞此事，使人謂阿藍答兒曰：「發兵大事，太祖皇帝曾孫眞金在此，何故不令知之？」阿藍答兒無詞以對。既而又聞脫里赤至燕京，察必皇后知事急，即遣脫歡、愛莫干（當係脫歡、那木罕二皇子）馳至鄂州軍前，密報阿藍答兒等徵兵括賦備戰之事，請忽必烈速回軍。

廉希憲、郝經力勸班師 忽必烈據報，即召諸將及僚屬會議，共商行止。廉希憲說：「殿下太祖嫡孫，先皇母弟。前征雲南，尅期撫定；及今南伐，率先渡江，天道可知。且殿下收召才傑，悉從人望，萬衆歸心。今先皇奄棄，萬國神器無主，願速還京，正大位，以安天下。」

郝經更是長篇大論，滔滔不絕，力主即日班師北上。「元史」郝經傳所載那一篇議論（見十九章三節），採自他的「陵川文集」，是他在事後幾經潤飾過的文章，當時在諸將集會中，決不可能讓他一個人滔滔不絕地獨唱（註）。茲從其中摘述要點如下：

1. 平金之後，國家應當遵養時諄，以圖寧謐。伐宋非計，早已於軍次真定，曹、濮、唐、鄧時再註：原文有些不是當時的事，顯然是郝經事後修飾的。如阿里不哥已行赦令等。

三進言，未蒙見聽。

2. 今宋人援軍四至，我軍疾疫已十四五，冬春之交，疾疫恐更嚴重。遲疑遷延，恐有欲退不能之虞。

3. 今諸姦覬覦神器，倘彼等先人舉事，則腹背受敵，大事去矣！金世宗與海陵之事可爲殷鑒。

4. 宜速與宋議和，定疆界歲幣，斷然班師，以杜姦謀。遣一軍逆蒙哥汗靈輿，收皇帝璽。遣使召旭烈兀、阿里不哥、摩哥，及諸王駙馬，會葬和林。差官於汴京、京兆、成都、西涼、東平、西京、北京撫慰安輯。召真金太子鎮燕都，示以形勢，則大寶有歸，而社稷安矣。

班師期間的處置 時，宋軍主帥賈似道也很想求和，忽必烈命趙璧爲使，大概獲得賈似道的口頭承諾，以長江爲國界，宋歲奉銀二十萬兩，絹二十萬匹。於是，忽必烈定計班師，他自己先於十一月丁卯（二十八日），發自牛頭山指揮所。仍揚言進攻臨安，命霸突魯統率諸軍，繼續圍攻鄂州六日，然後退兵渡江，以待後命。另遣一軍接應兀良合台，自潭州（長沙）北上，渡江會合大軍。（參看十一章六節）

忽必烈大概走得很快，忘了一件要事沒有處置。走到中途，命張文謙去與商挺議事，商挺因問大軍留屯江北，會否預約特別符契，如未有約定，請速奏請行之，否則恐爲他人發其兵，則大事去矣！張文謙如其言稟告，忽必烈大驚，急遣使至軍中立約。後來阿里不哥果遣使至軍發兵，軍中斬其使。（商挺傳及「國朝名臣事略」卷十一之二）

忽必烈於決定班師時，即遣廉希憲先行，命他審度時勢，相機策畫。希憲前主京兆，深悉川陝事，以劉太平、霍魯海（趙良弼傳作霍魯懷）在關右，渾都海在六盤，征南諸軍散在秦蜀，且素知劉太平等畏忽必烈英武，定將要結諸將，逞其異謀，乃建議派遣趙良弼入陝，往覘秦蜀人情。

廉希憲此行，爲忽必烈鋪路，做了好些事情，其中最大一個成就，則要算勸請宗王塔察兒，首先表示翊戴忽必烈。塔察兒是成吉思汗弟帖木格幹赤斤之孫，嗣國王。帖木格位下地大，勢力強，對東部諸王有很大影響力。後來東部諸王（太祖四弟的子孫）一致擁護忽必烈，無一人去和林，當係靠着塔察兒的號召，亦即廉希憲此行的大功（註）。

閏十一月己丑（二十日），忽必烈至燕京。時脫里赤方在燕京括民兵，人民苦之。忽必烈問他何故括兵，脫里赤託言憲宗遺命。忽必烈知其包藏禍心，即命其解散所集之兵，人心大快。

開平即位 忽必烈在燕京居住了三個月，在此期間，一定做了很多事情，特別是遣使四出，分別連絡諸王。然別無紀錄，只知道趙良弼回報秦蜀情形，他說：「宗王穆哥無他心，宜以西南六盤悉委屬之。渾都海屯軍六盤，士馬精強，咸思北歸，恐事有不意。紐璘總秦川蒙古諸軍，多得秦蜀民心，年少鷙勇，輕去就，當寵以重職，疾解其兵柄。劉太平、霍魯懷（霍魯海）今行尙書省事，聲言辦集糧餉，陰有據秦蜀志。百家奴（邪律禿花之孫）、劉黑馬、汪惟正兄弟，蒙被德惠，俱悉心俟命。」忽必烈對他的建議，多採納施行。

註：還有促使塔察兒堅決擁護忽必烈的另一人，是塔察兒的老師畏吾兒人撒吉思，參看二章九節。

此外，還有一件重要的處置，是善待高麗世子僕，並遣兵護送其回國嗣位，高麗自是便成爲不貳之臣。（參看九章五節）

又據多桑書，在此期間，燕京和林之間，有過一度謀略戰。據說：「忽必烈營於燕京城下，以阿里不哥調發人丁銀畜，遣使責之。阿里不哥報以好言，用安其心，冀誘忽必烈及其黨赴阿勒卜山蒙哥之大斡耳朵中，參與其召集之會葬大會。乃遣脫里赤往延忽必烈及其軍中諸王，諸王答言：『俟將所部軍隊送還駐地後，然後赴會。』」（三卷一章）

中統元年（一二六〇）三月戊辰朔，忽必烈至開平。齊集於開平會議的諸王，屬於西方的有太宗窩闊台之子合丹，及察合台三個曾孫——阿卜失合（「譯文證補」作阿畢世哈），哈薩兒，阿只吉；東部諸王有帖木格斡赤斤之孫嗣國王塔察兒，合撒兒之子也先哥，合赤溫之孫忽剌忽兒，別勒古台之孫爪都等。據多桑書，忽必烈之弟親王穆哥（末哥）也到會。只有遠在欽察的朮赤位下諸王，沒有派人參加。

到會的諸王、大臣、將帥紛紛勸進，忽必烈謙讓再三，諸王大臣等固請，遂於三月辛卯（二十四日）卽位於開平，是爲世祖。

旭烈兀、別兒哥二人的態度 一月後，阿里不哥亦稱號於和林，其事待下節再說。值得研究的是欽察、伊兒汗二國國主的態度。此時的欽察汗是別兒哥（憲宗八年——至元三年，一二五八——一二六六），伊兒汗國還是開國主旭烈兀。他們二人的意向，中國方面的舊籍無可考。沃爾納德斯基的「蒙古

與俄羅斯」說：「旭烈兀支持忽必烈大汗，別兒哥則支持阿里不哥。」（札奇譯本一二五頁）此說未引證實，似沒有多大根據，依我看來，恐怕二者都是意存觀望，並沒有表示支持那一位新帝。而且這二個汗國正在交惡中，不久即發生戰爭，也無暇顧及蒙古本部之事。

又據散見「多桑蒙古史」的一些紀錄，旭烈兀自己也有繼嗣大位之意。至於他對忽必烈與阿里不哥之間，毋寧有點偏向於阿里不哥。茲從是書摘記二三事如下：

「海屯的『東方史』說，旭烈兀似欲自敘利亞還蒙古，以爭帝位。至大不里士（帖卜利司），聞次兄忽必烈當選，始止。」（四卷六章註記）

旭烈兀西征時，留其次子出木哈兒於自己領地。出木哈兒因其領地在阿里不哥所據地域之內，遂附阿里不哥，而抗忽必烈，且曾擔任前鋒。旭烈兀對於其子的行爲，並未干涉。要到旭烈兀死（至元二年，一二六五），阿八哈嗣位爲伊兒汗後，始於至元四年（一二六七）召出木哈兒去波斯，時在阿里不哥投降後已三年。（五卷一章）

迨阿里不哥已入朝，世祖忽必烈先將其從叛大臣十人處死，並遣人召旭烈兀、別兒哥、阿魯忽（察合台汗國嗣君）三大藩王，前來開會，以定阿里不哥等之罪，而三王久不至。乃命其他親王之在蒙古者舉行會議，咸主赦免阿里不哥。至是，復遣使詢問，旭烈兀、別兒哥，二人皆表示同意赦免。（三卷一章。又「譯文證補」阿里不哥補傳亦同）

第二節 討伐阿里不哥

阿里不哥稱帝 當忽必烈自燕京前往開平時，脫里赤亦自燕京隨同前往，以觀察忽必烈的動靜。及聞與會諸王將帥一致擁立忽必烈爲帝，脫里赤企圖逃回和林，被捕，一經審訊，遂將和林方面的陰謀全部供出。

阿里不哥初不欲遽稱尊號，擬俟內外連絡成功，然後召開大會，坐享其成。及世祖遣使來告即位，並邀請他前往開平時，阿里不哥之黨大驚。遂亦匆匆籌備，於四月乙丑（二十八日），在和林城西的按坦河畔，告天即位。參與大會的諸王，有憲宗蒙哥的三子阿速歹（阿速台）、玉龍答夫、昔里吉，太宗窩闊台之子哈利察兒，察合台之孫阿魯忽，及旭烈兀之子出木哈兒等。據「多桑蒙古史」說，在幕後支持最力的是憲宗的皇后忽都台，按忽都台已先憲宗死，當係其妹也迷兒（參看「元史」后妃傳）。太宗窩闊台之孫海都，也是附和阿里不哥的（「譯文證補」海都補傳），但沒有參與此次和林大會的紀錄。

當時舉足輕重的是三大藩王。欽察汗別兒哥與伊兒汗旭烈兀二人，如前所述，似皆意存觀望，且正彼此開始結怨，本身自有顧忌。位置近而重要，而又缺乏有力領導人的察合台汗國，則爲開平與和林急於爭取的。自從察合台本人死後，其汗國已失去強藩地位，定宗、憲宗皆於即位之後，首先更換察合台汗國的嗣君（參看七章二、四兩節）

這時候，察合台汗國仍由憲宗所命的合剌旭烈兀之妃幹兒納哈稱制，世祖恐怕婦人當國，易受阿里不哥的誘脅，乃命不里之子阿卜失合（察合台會孫）回國嗣位。阿卜失合偕其弟哈薩兒道出陝西，爲阿里不哥之黨所獲，解往和林。阿里不哥命將二人下獄，另遣在和林的察合台之孫，拜答兒之子阿魯忽回國嗣位。阿里不哥與阿魯忽相約，察合台汗國須以兵械糧食接濟阿里不哥，同時要分兵據險，西防欽察，南防波斯之兵。（多桑蒙古史）

世祖的戰爭準備 阿里不哥已稱號，世祖即開始召集軍隊，着着部署，準備應變。因爲前朝宿衛都在和林，故早在四月乙丑（與阿里不哥即位同日），即已下詔徵諸道兵六千五百人爲侍衛親軍，以董文炳爲指揮使（本紀及董文炳傳）。五月，詔平陽、京兆兩路宣撫司，僉兵七千人，命往延安等處守隘，以萬戶鄭鼎、昔刺、忙古帶領之。命秦鞏副帥汪良臣統陝西漢軍，沿渭水守隘。立望雲驛（今察哈爾赤城縣北），非軍事不得擅入。又徵諸路軍三萬，駐燕京附近待命。命諸路軍市馬萬匹，送開平。六月，又詔東平路萬戶嚴忠濟（嚴實之子），發東平兵一萬五千人赴開平（此兵遲發，未至而罷）。於燕京、西京、北京三路宣撫司，運米十萬石，輸開平府及撫州、沙井、靖州、魚兒濛，以備軍儲（註）。詔十路宣撫司，造羊裘、裘帽、袴、靴，各以萬計，輸開平。

對宋國的戒備，以河南宣撫使史天澤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略使，李壇爲江淮大都督。然爲了節約南

註：參看世祖紀中統二年八月的紀錄，這四個地名，實際只是二處：靖州當爲桓州之誤，似應讀作撫州之沙井，桓州之魚兒濛

方兵力，特遣郝經使宋議和，並據賈似道的承諾，索取歲貢銀帛。在此期間，李壇恐怕徵調他的兵北上，屢報宋人入寇，請求益兵及增修城防，世祖皆不准。

世祖雖然徵兵集糧，積極備戰，仍迭次遣使至和林，勸告阿里不哥勿執迷不悟，命其自去帝號，入朝。阿里不哥不奉命，到了秋天，戰爭遂啓。（以上世祖本紀爲主）

本年的戰事，分二處進行，戰場一在陝甘，一自漠南至和林。現在先說陝甘方面。

廉希憲斷然處置 如前所述，世祖得趙良弼還報，已知秦蜀問題相當嚴重，關係至鉅。即位後，早在任命十路宣撫使之前，首先任命廉希憲爲京兆等路宣撫使，商挺爲副使，趙良弼爲參議，命他們馳往陝西。趙良弼先行，至京兆（長安），與斷事官八春議，先遣使奉上諭旨，促紐璘入朝，並命劉太平速還京兆。

劉太平、霍魯海方在六盤，與渾都海密謀，勾引秦蜀諸將，同附阿里不哥，聞世祖已命廉希憲來陝宣撫，乃乘驛急回京兆，企圖先期發難。三日後，廉希憲至，一面監視劉太平、霍魯海之行動，一面遣使往六盤，傳詔諭，飭渾都海就命。未幾斷事官闊闊出自六盤遣使來告，渾都海已反，希憲所遣使者朵羅台被殺。渾都海又分遣心腹，往約成都蒙古將密里火者（西域色目人，也罕的斤之父），青居蒙古將乞台不花，引兵至六盤會合；又約劉太平在京兆同時舉事。「元史」汪惟正傳說，渾都海的六盤戍軍有騎兵二萬，當係誇大之詞。置戍一地之蒙古騎兵，從沒有超過數千人的（一般皆在三千人之下）。然大概這是一枝精銳的騎兵，所以廉希憲與商挺的敵情判斷，最怕的是渾都海引軍東進，先

取京兆。

廉希憲立即作了幾項緊急處置，以謀反罪捕殺劉太平、霍魯海，並盡捕其黨人。命劉黑馬誅密里火者於成都，汪惟正誅乞台不花於青居。又命汪良臣將秦鞏兵進逼六盤，良臣以未得上旨爲辭，希憲即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，曰：「此皆身承密旨，君即先行發兵，制符已飛奏矣。」又付銀一萬五千兩，以備賞功；復出庫幣，製軍衣。汪良臣感激，遂行。同時，秦鞏總帥府舊臣李忽蘭吉，於五月間到了上都，世祖命其急返，協助良臣發二十四州兵從征。

希憲又召集京兆附近之更戍蜀卒及在家餘丁，編成一軍，命八春將之以行。希憲謂八春曰：「君所將之衆，未經訓練，六盤兵精，勿與爭鋒；但張聲勢，使其不敢東進，則大事濟矣。」八春至乾州，召囚紐璘，送至京兆。希憲急釋之，命其赴上京朝見世祖，仍將紐璘所部蒙古軍，撥歸八春節制（參看七章六節）。八春得此精騎數千，聲勢大壯。屬於八春的紐璘部衆，可考者有拜延之父火奪都千戶（河西人）等蒙古漢軍。

渾都海、阿藍答兒會師河西 渾都海在六盤，聞劉太平、霍魯海已在京兆受戮，密里火者、乞台不花亦已被誅於四川，紐璘部又被八春所併，自度勢孤，不敢東進。乃大掠六盤輜重（憲宗入蜀時留下的），且欲劫宗王脫脫西行。脫脫是太宗窩闊台之孫，哈刺察兒之子，因年幼，未就封地，憲宗攜帶隨征，留置於六盤。脫脫之監護人玉笏迷失（塔塔統阿之子），率宗王侍衛極力抵抗。渾都海大概急於西行，捨之而去，率部渡黃河，至河西。與渾都海一同行動的，還有一位大將哈刺不花，大概因

爲渾都海是六盤戍軍主將，而哈刺不花則可能是憲宗死後始自四川回來的，所以他雖然比渾都海資深（渾都海原是他的副手），本紀及各傳都沒有提到他，但見商挺傳。

世祖聞渾都海已叛，加派宗王合丹（太宗之子）、合必赤（即不者克，世祖弟）前往，統率諸軍進討。又據按竺邇傳，還有一位宗王阿曷馬也參加，但不知何人。於是，除汪良臣的秦鞏兵及八春所部的蒙古漢軍外，還有萬戶鄭鼎所部的平陽、太原二路兵；鎮守階州的千戶趙國寶（其父按竺邇已告老，亦自動隨征）——惟這個千戶似亦隸屬秦鞏總帥之下的；阿速千戶阿塔赤（杭忽思之子）之阿速兵；臨洮知府趙阿哥潘之西羌兵；及玉笏迷失率領的六盤未附逆官兵等；總由合丹、合必赤二宗王節制，向河西追擊前進。

阿里不哥自和林派遣阿藍答兒，率兵增援渾都海。至河西甘州（今甘肅張掖縣）之只必勒地方（見塔塔統阿傳，位置不詳），與渾都海會合。哈刺不花因意見不合，引兵北去。

阿刺罕追擊至河西 當阿藍答兒南下時，中途曾被世祖所遣的幾部蒙古漢軍邀擊。這幾部軍隊，大概由都元帥阿刺罕指揮，除他的本部蒙古軍外，還有耶律留哥曾孫乃古率領的契丹軍，及肖乃台之子抹兀答兒所率的蒙古軍（全部是騎兵）。阿刺罕等一直追到河西，與合丹等會合。

這一枝兵的行動，需要特別說明一下。「元史」阿刺罕傳說：「阿刺罕以所部擊破阿藍帶（答兒、渾都海之兵於昔門禿，追至河西，以功賜金五十兩。」屠史阿刺罕傳改爲：「會阿里不哥僭號漠北，一再舉兵南向。阿刺罕從駕敗諸昔木土，絕漠追之，不及而還。」屠寄自註云：「碑云，阿里不

哥、阿藍答兒、渾都海與兵爲亂，不受詔，命討之。阿刺罕以所部蒙兀軍擊之，北至昔門禿之地，追之至河西，功成而退。舊傳沿誤。按昔土木之戰，在中統二年冬，時阿藍答兒、渾都海已敗滅於刪（山）册。昔土木、刪丹相去五千里，阿刺罕一人安能同時轉戰兩地間？今以事實改正之。」

屠寄此說很不合理，茲指出其幾點錯誤如下：

1. 中統二年，世祖自將與阿里不哥戰於昔土木，難道就不許中統元年，在昔土木同一地方，先有較小規模的戰鬥？這不知是那門邏輯。

2. 照阿刺罕傳文字來看，他在昔門禿（假定爲屠說即昔土木）擊敗阿藍答兒，不但時在中統元年，而且是單獨行動，完全沒有隨駕進行大決戰意味。這一句文字的重要關鍵，是擊破阿藍答兒，追至河西，昔門禿是否昔土木地點並不重要，無非是自和林至河西之間的一個中途地點而已。

3. 肖乃台傳之抹兀答兒附傳說，中統元年，追阿藍答兒；耶律留哥傳說，其曾孫乃台於中統元年征河西。與河刺罕傳三傳一致，皆爲中統元年追阿藍答兒至河西，這是很有力的佐證。耶律留哥傳雖只說乃台於中統元年征河西，沒有說明追擊阿藍答兒而至河西。然我們知道，那一部契丹軍原駐臨潢附近，在今熱河北部，且係騎兵，決不會派其遠道迂迴進入陝西，去追擊渾都海而入河西的。

4. 上面所述，世祖即位之後，中統元年作了許多戰爭準備，都是消極的防禦措施。依常識判斷，必然也要分遣一部精銳騎兵，至漠南監視和林的活動。阿刺罕、抹兀答兒、乃台三部騎兵，大概就是負此任務的，所以能在中途邀擊阿藍答兒。

5. 「元史」阿剌罕傳的依據，是虞集撰的「曹南王世德碑」。此碑文已收在虞集的「道園學古錄」（卷二十四），又收在蘇天爵的「元文類」（卷二十五），作者二書都校對過，沒有錯，記得明白白事在中統元年；在此事實功之後，才敘中統二年的事。然虞集畢竟是文人，對於軍事行動是外行的，間有文字上的語病，或不夠明朗之處，在所不免，我們不可讀得太死板，尤不可執一妄斷。又如中華書局翻印的明刻本「道園學古錄」所記作戰地爲「晉門禿」，世界書局翻印的「元文類」作「昔門禿」，究竟爲晉爲昔，也無從辨正，則其地是否即中統二年大戰之處的昔土木，也未可十分確定（雖然我們據「元史」，已作昔門禿）。

耀碑谷之戰 且說，自陝西進討的軍隊，大概汪良臣、八春及玉笏迷失統率的六盤餘衆，三部先發，及至河西，因見阿藍答兒兵至（或聞其將至），未敢貿然進攻，與敵相持二月。待合丹等後續部隊到達，阿剌罕等亦自阿藍答兒後面追至，官軍始以全力進攻。決戰的日期，本紀記在九月，李忽蘭吉傳記在十月。作戰地點，本紀稱姑臧（今武威縣），商挺傳稱甘州（今張掖）之東，這些但記大地名的不能算數。趙阿哥藩傳說是拔沙河納火石，李忽蘭吉傳說是合納忽石溫之地，二者字音相近，當係同一地名的異譯。汪良臣、按竺迤二傳則說是山丹（同今縣）之耀碑谷。作者判斷，耀碑谷是漢名，李趙二傳所說的是當地的俗名，當係同一地點。茲暫定爲中統元年十月，決戰於山丹之耀碑谷。兩陣已交，大風揚沙，晝晦，戰鬥很激烈，玉笏迷失戰死，阿速將阿塔赤腹部中矢，仍麾軍作戰。至於各傳所述的其他諸人之英勇作戰，則未必完全可信。官軍顯然佔着兵力優勢，叛軍全數被

殲。擒阿藍答兒、渾都海二人，解送京兆，廉希憲梟之於市。渾都海當係汪良臣部所俘，本紀中統二年七月，記有該部將校斬渾都海功，受賞。（汪惟臣雖在四川青居，不與是役，因為他是總帥，本紀所謂「汪惟正將校」，不算錯。）

稍後，這方面還有一個小叛亂，順筆一述。中統二年九月，部長火都叛於點西嶺，汪惟正（秦鞏總帥，本年已自四川回到鞏昌）帥秦鞏帥府兵往討，至怯里馬之地，大破之。火都以五百人遁入西蕃。三年，詔命宗王只必帖木兒（太宗孫，闊端之子）討之，以塔刺海為主將，領蒙古軍二千；汪惟正亦遣李忽蘭吉將秦鞏兵一千隨征。十月，官軍追至西蕃，襲擊之，擒火都。（以上據「元史」）世祖本紀及廉希憲、商挺、趙良弼、汪惟正、汪良臣、李忽蘭吉、按竺遁、阿剌罕、肖乃台、趙阿潘哥、杭忽思、塔塔統阿、耶律留哥、鄭鼎諸傳，比勘寫成。）

此外還有一事要補記，在今綏遠境內，有萬戶阿失鐵木兒（或阿失、鐵木兒二人名）等，可能是受了阿里不哥或阿藍答兒兵敗的影響，隨昔班來歸世祖。昔班傳說：「阿里不哥之叛，帝命昔班至河西，督糧運給軍。還至西京北，聞萬戶阿失鐵木兒等方選士卒，將從阿里不哥。昔班矯制召其軍至行在，阿失鐵木兒狐疑未決。昔班委曲諭之，且曰：『皇帝兄也，阿里不哥弟也，從兄順事也，又何疑焉？』阿失鐵木兒等請夜議之，期以翌日復令，且以兵圍昔班以待。明日皆至曰，從爾之言矣。昔班即便宜處置，以西京錢糧給其軍，遂率之以行，入見。帝嘆曰：『戰陣之間，得一夫之助，猶為有濟，昔班以二萬軍至，其功豈少哉！』」